



第十三回

樂元帥識天心容小邑

燕昭王念功績斬讒人

尚曰

從來成敗有天心

識得天心眼便深

不是此中存一線

二城安得到如今

又曰

讒言雖說巧如簧

只合挑唆愚與狂

樂田演義

第十三回

若使入於明主耳

直窺其肺察其腸

話說齊城盡失。單靠得莒州。卽墨二城。尚爲齊存一

線。莒州新立了襄王。漸有起色。不期卽墨的守將忽

然又死了一時三軍無主。合城的士夫惶惶。因聚而

商量。道卽墨雖小小孤城。不足重輕。然在於今日。却

是齊之根本。守將旣死。若不擇一個知兵之人。推戴

爲將。倘有緩急。將誰倚賴。衆人以爲有理。因而各舉

所知。連舉了數人。皆不服衆。忽一人諍道。我舉一人



大有將才。衆問是誰。其人道不是別人。就是安平逃難來的齊宗人田單。衆人聽了。都曉得他截短車頭。鐵籠輔心之事。齊應聲道。此人果有將才。舉得正當。我輩幾乎忘了。遂同了來拜請田單。田單因見衆人合議而來。都出真誠。遂不推辭。因說道。當此國破家亡之際。單又有同宗之責。既諸君見推。焉敢辭勞。誓當努力。以復齊疆。但爲將兵機秘密。難盡告人。或嚴或寬。或勇或怯。或奇奇怪怪。各有變通。願諸君勿訝。

樂田演義

第十二回

二

衆人聽了。俱大喜道。卽墨得人矣。因將一應事權。盡付田單。立爲將軍。田單旣爲將軍。便周視城垣。檢點兵馬。稽查錢糧。整理器械。見城垣倒塌。便身操版鐮。與士率同共操作。見軍旅單寒。卽宗族親戚。亦皆編入行伍。豪強犯法。絕不假借。貧民困苦。百般撫恤。滿城人最怕他。又最愛他。田單又使人到莒州。報知新王。相約犄角救援。以拒燕兵。正是。

莒州立新君。

卽墨易新將。

君將一時新。

便添新氣象。

田單在卽墨堅守。且按下不題。却說樂毅在臨淄。初聞得王孫賈殺了淖齒。心下想道。淖齒狂橫。固有取死之道。然擁兵二十萬。王孫賈左袒一呼。便將他殺了。尚爲有人過了此。時又聞得莒州立了新主。心下又想道。民心尚未忘齊。又過了此。時聞得卽墨換了田單爲將。心下又想道。選舉得人。齊尚未可圖。因下令將闚攻莒州。卽墨二城的兵將撤回十里。建立軍壘。緩攻之。不限時日。又下令二城兵將臨營窺探。方許對敵。若百姓出城樵採。聽其往來。不許掄拿。民有饑餓者。可給米糧。以爲食。民有寒冷者。可給布帛。以爲衣。肯歸燕者。聽從。不願者。不强。自樂毅下了此令。許多燕將皆不知。是甚緣故。因乘間請問道。元帥。僅六月而下齊七十餘城。可謂所向無前。兵行如神。旣入臨淄。齊王已遁。乃容莒州卽墨二小邑。爲歇肩喘息之地。初還說二小邑。做不出甚大事。莫若撫之。

樂田演義

第十三回

三

待其自下。以示燕仁。不必窮極兵力。傷於殘暴。今撫  
恤加恩。亦已三年。而不下。如故。且又立新主。又易新  
將。又完繕城池。修練兵甲。欲與燕相抗。此其意甚不  
善也。元帥宜乘其纜起。急加重兵。方可破碎。柰何傳  
退十里。欲爲久守之計。又且容其樵採。給以衣食。由  
此觀之。則是無時破齊也。諸將不解。乞元帥教之。樂  
毅道爲將之道。豈獨在於能戰。必須上觀天意。下察  
人心。必天意所廢。入心所棄。方能成其戰功。若二者  
之間。看不分明。而徒恃兵威。逆而圖之。則必有變。齊  
湣王殘暴。異當入意廢之。人心棄之。故子長驪深入。  
一戰成功。不數月而下。其七十餘城。今湣王旣死。則  
殘暴之罪亦已消矣。至於齊之興亡。又有天數。予仰  
觀天象。見垣星朗朗。尚未見亡國之徵。故莒州卽墨。  
屢屢進攻。並不徙下。此雖若人事差池。實則天心有  
在。故子綏其攻者。未敢逆天意也。今齊新王又立新  
將。又與正彼憤發激勵之時。若與爭鋒。彼志氣正盛。

恐未卽挫。莫若施以仁義。撫慰其民心。使彼螳臂之力。無所用之。而終存疑畏。此兵家爭上流法也。倘彼君臣無堅忍之心。一旦中餒。自應內變。歸附於燕。卽使始終竭力同心。亦止僅保二城。料不能以兵威勝仁義。重有臨淄海岱。吾故以退爲進。以不戰爲殺伐也。倘仁義入於民心。而天意爲之挽回。彼時安享全齊。方無慮也。此時若急急以強弩之末。犯其新鋒。吾未見其利也。諸君不可不察。衆將聽了。方拜服道元。

師深謀遠慮。豈介冑之士所能窺萬一也。自是之後。雖治兵不懈。而撫民必以仁義爲先。故齊已下之民。安心服燕。卽莒州卽墨二城未下之民。時叨其惠。亦不深仇於燕。田单一个心腹說士見了。深以爲憂。因暗暗來見田单。道破敵全靠兵將。將破敵全靠一腔仇恨。激發之氣。今齊亡於燕。使燕將暴虐。不惜齊民。便好激發齊民之氣。以報燕仇。今樂毅雖破齊國。而撫恤齊民。寒衣之饑食之。不啻父母。民竟相安而

忘其爲敵國。安能激發齊民復國之氣。况卽墨小邑。兵力有限。恐終亦必亡而已。將軍不可不思田單道。此事吾思之久矣。籌之熟矣。大都國之興亡。自有天意。事之成敗。定生變端。湣王暴虐。天實亡之。故樂毅一戰。便能勝齊。今留齊三年。不能破莒州。卽墨二城。豈二城兵力強於七十餘城哉。此實天意不欲亡齊也。故莒州又立新主。此所以單效力卽墨。不敢辭也。若慮樂毅施仁義。要買民心。難於兵破。須知樂毅留

樂田演義

第十三回

六

齊三年矣。天道且將小變。况人事乎。故予但盡心人事。以待天心。他非所知也。謀士聽了。因稱贊道。將軍高見。出於尋常萬萬方大喜而去。正是

漫道天心不可窺。

个中明眼已先知。

雖然燕國生機變。

終是齊應不絕支。

過了此時。果然天不絕齊。燕國又生出事來。却說燕國有一个大夫。叫做騎劫。生得身長體壯。頗有臂力。最好談兵說劍。布陣排兵。看見樂毅一戰勝齊。封爲

昌國君執掌兵權十分榮耀。便往往垂涎。恨不得造此讒言。將樂毅逐去。讓他做了方纔快意。爭奈燕昭王與樂毅一心一意。歡如魚水。縱有讒言。誰敢去說。因心生一計。細想道。外廷臣子。伯王加罪。故不敢進言。若內中太子是骨肉至親。無嫌無疑。若肯在前挑撥一言半語。自不知不覺。傾心聽信。因又訪知太子樂資。爲人甚是愚暗。不明道理。可以聳動。滿心歡喜。因時時卑詞厚禮。殷勤結交。太子不知其奸。遂傾心樂田演義

相待。往來莫逆。驕劫見太子與他言聽計從。好如膠漆。便要早晚獻讒。恰好太子又偶然說起樂毅伐齊之功。不獨報了燕先王之仇。又開闢全齊地土。以擴燕基。真古所無也。驕劫因乘機說道。樂毅受燕大王黃金臺之寵。借四諸侯之力。爲燕先王報了深仇。功果奇矣。若說以全齊地土。開擴燕基。這却未必。太子道。樂毅已下齊七十餘城。所未下者。不過莒州卽畢一城。况二城兵馬圍攻。旦夕必下。若全下了。則齊亡。



矣。這此地上。不擴燕基。却將誰屬。騎劫笑道。樂毅若  
有心以齊地擴燕。則擴之久矣。何待今日。太子驚問  
道。此何說也。騎劫道。殿下明見萬里。此小事有甚難  
知。樂毅能於齊王未死之前。僅六月。卽下齊七十餘  
城。取之如寄。今齊王已死。宗社已傾。所未拔者。止莒  
州卽墨二城。樂毅苟真心欲破之。不過且暮事耳。何  
延捱至今三年。轉容其立新主。易新將。而反退兵不  
攻。此其心可知也。一者欲以恩結齊民。留以爲異日  
自立爲齊王之地。一者留此未了之局。以便久擅兵  
權。一者因燕大王寵禮甚厚。不便易心。假此延捱。只  
待燕大王或有不諱。他卽反轉面皮。自立爲齊王矣。  
他的心路人皆知。何燕大王與殿下竟不知。還噴遺  
稱其功。感其德。愚不解也。太子聽了驚訝道。二城不  
下。我只道是戰爭不勝。據大夫說來。乃知有許多委  
曲在內。甚爲有理。若果如此。則父王俱受他的籠絡。  
不可不細細道破。早爲之計。騎劫道。殿下若言只宜

說是殿下之意。則燕大王便肯聽信。萬萬不可指明。臣言以致燕大王動疑。太子許諾。遂入宮親見昭王。將騎劫之言細細說了一遍。道燕國費了無數錢糧。勞了無數兵將。今幸得了齊國。轉被他人謀占去。豈能甘心。父王當早早圖之。尚可挽回。昭王聽了。勃然大怒。道：小子何昧心如此。汝祖受齊王伐辱。宗廟盡傾。寶貨俱失。汝父逃避於無終山。幾乎一身不免。此時燕國尚屬他人。何敢復望齊地。雖賴祖宗之靈。得

以復國。然卿冤飲恨。欲訴無門。幸昌國君大展奇才。連合四國諸侯。一戰破齊。又率輕兵奮不顧身。直搗齊都。逼走滑王。又諷淖齒誅之。又毀齊之宗廟。又遷齊之重器。以歸於燕。使齊王昔日所肆之惡。一一報之於身。不爽毫釐。使爲父的今日得揚眉吐氣於諸侯之上。皆昌國君之功也。此其功。雖子孫世世尸祝之。猶不足言報。何得以小人如忌之心。加於君子。疑彼有自立爲齊王之事。毋論昌國君忠誠爲國。必不

懷此異心。即使昌國君果有此心。以彼所下之齊城。即立彼爲齊王。亦未爲不可。汝小子何得爲此昧心之言。倘聞之於人。不獨使忠臣解體。且視汝父爲何人。况莒州卽墨二城。不卽下者。昌國君自有深意。豈乳臭小子所知也。不責汝。汝不知戒。因命宮人將太子答了二十。乃已。正是。

縱有浮雲入香冥。

難遮日自與天青。

明王聖主心同此。

諛語讒言豈肯聽。

樂田演義

第十三回

十

騎劫探知太子進言。被昭王責了二十。心甚不安。因想道。樂毅擁重兵在外。延捱三年。不能下齊二城。此言入耳。就是父母骨肉。也要動疑。怎麼燕王反恠太子。真不可解。想還是太子說的不妙。又想道。太子自心的不妙。被父親責罰。只怕轉要惟我誤他。必須再有一能言之士。委婉說明此事。使燕王聽了。太子方知我不是諛他。又想道。郭隗。鄒衍。屈景。這一班。雖然能言。却與樂毅相好。斷不肯言。却央誰好。想了半晌。

方想道。大夫宋璽。口舌利便。若他肯言。再無不聽之理。因來見宋璽道。樂毅擁齊。欲自立爲王久矣。而燕王不悟。反認爲忠良。刼欲進言。因與王踈。王必不聽。宋大夫素爲燕王所重。若肯一言。使燕王感悟。早除樂毅。燕國之福也。不識宋大夫肯言否。宋璽道。說燕王去樂毅容易。但去了樂毅。要尋一人代樂毅之任。就難了。騎刼道。擁全齊而臨二城。凡將皆可代之。何難之有。宋大夫若肯薦我騎刼。我騎刼情願以千金

爲宋大夫壽。宋璽道。旣騎將軍如此說。我卽言之。因見燕王道。大王伐齊。還是自伐耶。還是爲他人伐耶。燕王道。寡人伐齊。蓋寡人怨齊。恨齊。思欲平齊也。怎麼說爲他人代。宋璽道。旣是大王自伐齊。爲何費了許多心機。今旣得齊。轉送他人受享。燕王道。所得城邑。盡已編管入燕。怎叫做他人受享。宋璽道。編管入燕者。名也。實實受享者。樂毅也。大王冒伐齊之名。而樂毅享破齊之樂。豈非爲他人伐耶。燕王道。從來伐

國俱係命將豈獨今日寡人命樂毅卽爲爲樂毅耶  
宋璽道命將不過命其一時專征伐功成卽當致命  
那有爲將旣已得其城邑而三年不還其主而竟自  
擁之以觀釁待變之理樂毅之心人盡知之而大王  
獨若不知此何意也不過感其復齊仇之功若復齊  
仇而得地歸燕固可爲功若復齊仇而得地自據不  
歸燕則又不算功要算爲罪矣又何感焉大王柰何  
只念其功不思其罪竊爲大王過矣燕王泥吟半晌

樂田演義

第十三回

十一

方說道原來如此因命置酒大會羣臣宋璽滿心歡  
喜以爲燕王聽信其言方會羣臣不一時羣臣皆集  
昭王賜羣臣飲了數巡因歎息說道君之所以爲君  
者賴有臣耳國之所以爲國者賴有賢臣耳旣有賢  
臣君國之幸也柰何不利於好人而奸人必欲讒而  
去之殊可痛恨也寡人欲報齊仇而築黃金臺以求  
賢求之數年方得昌國君之賢才昌國君又訓練兵  
將幾三十年方能爲寡人報此深仇今仇已報矣功

已成矣。正宜君臣安享。柰何生此一輩。忌功嫉能之  
奸臣。如宋璽者。駕言昌國君欲自王於齊。攬撥寡人  
廢棄之。令爲君臣。一番際遇。不得保其始終。其心何  
險也。使寡人誤聽之。不獨辜負昌國君一片血誠。并  
寡人三十年求賢之心。俱自棄如流水矣。豈不深可  
痛恨。據彼巧言。但以昌國君欲王齊爲詞。若以破齊  
之功論。昌國君卽立爲齊王。亦未爲不可。因命左右  
卽席擒宋璽出而斬首。以正其獻讒之罪。羣臣歡然。

樂田演義

第十三回

七

皆呼萬歲。正是。

讒人只道讒言巧。

不道明君耳甚聰。

爲壽于金毫未得。

一時性命已成空。

昭王旣斬了宋璽。卽遣客卿屈景持節。并齎詔書。親  
至臨淄。大拜樂毅爲齊王。盡有全齊之地。樂毅接着  
詔書。開讀了。驚慌不知所措。因細問屈景。方知是宋  
璽進了讒言。乃泣拜於地。死不受命。因其表文托屈  
景回奏昭王。昭王開表一看。只見表文上寫着。

昌國君臣樂毅謹具表奏聞於  
燕大王陛下。臣聞爲臣有誓死不變之大節。爲  
將無擁兵要挾之功名。臣毅異國之臣。蒙大王  
一顧。卽立爲卿相。委以軍國之大任。肝胆托之。  
腹心待之。凡臣有言。言必聽。凡臣有計。計必從。  
真不啻風雲之會。魚水之歡。臣每誓肝腦塗地。  
以報高厚之萬一。今幸一戰勝齊。使大王深仇  
得報。大恥得雪。雖可少效涓埃。然而臣心未盡  
也。故留兵狗齊。欲撫有全齊之地。以擴大王之  
封疆。因思破齊與撫齊不同。破齊可以用威。撫  
齊必須用德。臣德威並用。欲以彰大王之仁義。  
故莒州卽墨二城。至今未下。臣之罪也。卽有人  
言亦其宜也。旣蒙大王知臣有素。不信其言。不  
加臣顯戮。臣已感恩無地。柰何復辱明詔。立臣  
爲齊王。大王旣下詔立臣爲齊王。則是大王亦  
疑臣實有此心矣。臣若實有此心。則是臣爲擁

兵要挾之奸人矣。則是臣爲變節之匪人矣。臣素奉教君子君臣之節凜然。決不自辱。以負大王之知。乞大王收回成命。容臣得展布腹心於始終。則君臣一日之雅。可占千秋矣。若必強臣爲不義。臣有死而已。不勝惶悚之至。

燕昭王看了樂毅表章。見其抵死不敢受立齊王之命。因大喜。詔羣臣道。我就知昌國君不負寡人。今果然。方知寡人於昌國亦可謂無負矣。只因君臣無負。

樂田演義

第十三回

七

有分教。父不能保其子。生不能保其死。不知後事如何。

何且聽下回分



第十四回

燕不幸丹藥二君

齊有謀流言易將

詩曰

君○心○保○得○明○如○日○  
總○是○天○心○成○敗○定○

無○奈○君○身○又○逝○雲○  
故○教○人○事○忽○紛○紜○

又曰

他人為政尚思謹

自聽讒言自不難

藥田廣義

第十四回

只道奪他權與柄

誰知失是自江山

話說燕昭王見樂毅不受齊王之命一發信任不疑

此時報仇雪耻俱已遂心無復他想遂在宮中快樂

惟恐不壽遂有一班方士哄誘他神仙之術點煉金

石丹藥以求長生正是

家○國○深○仇○纏○報○復○

又○憂○性○命○望○丹○成○

始○知○人○世○心○難○死○

煩○惱○貪○嗔○日○夜○生○

昭王修煉丹藥且按下不題却說樂毅在臨淄見昭

王不聽宋璽之言。深感知已。誓欲盡滅全齊。以報之。日以二城未下。爲憂。商量攻打。忽一箇門客叫做范平。進而說道。元帥學貫天人。識窮今古。豈不思天尚不滿東南地。且傾於西北。何況人事。安能有盡成之功。元帥一戰勝齊。不數月下。齊七十餘城。功已偉矣。名已成矣。又毀齊宗廟。遷齊重器。燕君之仇已報矣。恥已雪矣。卽五霸之烈。至此止矣。無以復加矣。何不飄然長往。使天下想慕如神龍。見其首不見其尾。豈

樂田演義

第十四回

二

不高哉。卽不能亦宜辭歸。以享昌國之奉。而全其名節。乃戀此三城。三年於茲。仁義不能速行。威武未免少挫。中山之謗亦已再見。雖明主不聽。得以保全。然怨已結矣。隙已生矣。設或燕王一旦捐館。恐不能高擁油幢。常如今日也。縱元帥雄才大智。臨時自有變通。竊恐虎其頭。蛇其尾。終爲美玉之一玷。且天道好還。不能盡如人意。往者齊王遺臣。章亂燕。以爲盡有全燕矣。豈料燕大王又能復國。卽料燕大王能復國。

亦不料燕大王能求元帥奇才能於三十年後報讐  
雪耻盡有其全齊如昔日也今日元帥已破齊如昔  
日齊之破燕矣又焉知天道獨在燕而不在齊乎樂  
毅道此事吾久已知之故緩二城之攻但受燕王之  
恩甚厚感燕王之知甚深今二城未下一旦委去是  
勇於保身怯於報主心有不忍故尚思盡力不計其  
他范平道此固元帥之忠也但力有可盡連下齊城  
已盡之矣今留齊三年而二城如故似力無可盡矣

樂田演義

第十四回

三

力無可盡而必欲強盡之恐一旦有變而前功盡棄  
又智者所不爲以元帥高明而反爲之此愚所不解  
也故竊獻芻蕘乞元帥察之樂毅感其意而深謝之  
然以昭王春秋無恙又念燕縱不能破齊而齊必無  
如燕何下二城之事小保七十二城之事大故因循  
求決不期昭王因好神仙喫得方士的金石丹藥過  
多一旦藥性發作醫救不來遂於周赧王三十六年  
薨矣後人有詩惜之道

高築黃金立大名。

報讐雪耻盡功成。

正宜長享千秋樂。

却被金丹誤此生。

昭王既崩。太子樂資嗣位。是爲惠王。這惠王爲人愚  
闇。性又多疑。一向爲太子。見樂毅倚着昭王寵幸。全  
不在太子面上。致些殷勤。已不甚歡喜。又因進讒樂  
毅之過。被昭王笞了二十一發。懷恨在心。今既嗣位。  
便思量要笞討他。却因樂毅領兵在外。權位甚重。一  
時動他不得。又因郭隗等一班老臣。時時稱說樂毅  
之功。禮當優待。只得隱忍住了。樂毅聞知昭王晏駕。  
不勝大痛。就要辭職還朝。因礙着燕王初立。恐有形  
跡。只得暫且忍耐。不期田單打聽得燕新王卽位。不  
勝歡喜。因告人道。齊之恢復。其在燕之新王乎。人人  
聽了。俱不信道。燕雖易王。兵權仍是樂毅執掌。總是  
一般。燕新王又不臨陣。如何在他身上。得能恢復齊  
邦。田單微笑道。非汝等所知。因悄悄使人到燕都去。  
打聽看新王與樂毅厚薄如何。近日所用何人所行。

何事。其人去打聽了來。回覆道。新燕王外面名色。雖說厚待樂毅。內裏心腸。却因舊燕王在日。愛護樂毅。將新燕王打子二十下。新燕王十分懷恨。日夜尋樂毅的短處。近日所用的人。盡是一班諂佞。第一要箒騎劫。做太子的時節。就與他相好。惟言是聽。所行的事。大都近於荒淫。田單聽了。以手加額。道此天賜齊復國也。因又使能言之士。悄悄至燕。散布流言。只說樂毅擁大兵在齊。已久有心要自立為齊王。撫有全齊之地。只因礙着燕先王。為他築黃金臺。一番寵幸。又礙着封拜他為昌國君。一片恩情。一時轉不過面來。故假借莒州。卽墨二城。只說未下。故得長擁大兵。以觀燕變。今見燕舊王已崩。便不看燕新王在眼裏。竟暗暗與莒州。卽墨二城連和。叫二城請立他為新齊王。坐臨淄。號召七十二城。自開一國。莒州。卽墨二城兵民。今得再生。十分歡喜。只在早晚。便要舉事。惟恐燕王察知其情。換了他將來攻則莒城。卽墨之民。

登時俱成。齏粉矣。流言散開。早有人報知騎劫。騎劫一聞此言。卽來見惠王。細細報知道。臣之前言何如。臣言之時。先大王若肯聽信。或是削他之位。或是戒飭一番。他便自然悔過。不敢異心。奈何先大王過於溺愛。執意不信。故釀成今日之禍。今又連和莒州。卽墨。其志不小。大王若不早圖。不獨要將旣得之全齊拱手送與樂毅。只怕樂毅旣得了全齊。燕兵將皆他統領。又不能忘情於大王之燕也。惠王聽了。愕然變

樂田演義

第十四回

六

色因問道。大夫此言。何處得來。騎劫道。外面紛紛皆爲此言。不獨一人。故臣得知。惠王猶自沉吟。因又着人四下去採聽。採聽了來回復。皆是一般言語。惠王方信以爲實。遂深恨道。我不料樂毅負恩如此。就要傳旨。差人去拿來。問罪。騎劫忙止住道。大王差了。樂毅如何輕易。差人拿得。惠王道。若不拿來。如何處他。騎劫道。樂毅不是純臣。况手握重兵。正欲自立爲王。若公然去拿他。一時不服。不轉促他反叛起來。爲禍

不小。惠王道。若慮及此。却怎生處他。騎劫道。只好下一道詔書。假說念他久歷在外。功高勞苦。今遣別將代他歸國安享。他奉此溫旨。自然要歸待他。交過兵權歸到國中。那時聽大王治他之罪。便可任意而無他變矣。惠王聽了大喜道。大夫所筭甚妙。但國中名將俱被他帶去。臨淄大任于係不小。却叫誰去代他。騎劫道。不是臣誇口。自薦臣兵書戰策。自幼習學。布陣排兵。從來所好。大王若肯破格用臣。臣到臨淄不

樂田演義

第十四回

七

出三月。卽當踏平莒州。卽墨二城。以報大王之知遇。請大王勿疑。惠王大喜道。旣大夫有此雄才。又肯身任其事。最爲美事。何故不用。又用他人。騎劫謝恩辭出。惠王到次。早設朝。卽傳旨拜騎劫爲土將軍。前往臨淄。統領大兵。進攻莒州。卽墨二城。以代昌國君樂毅之任。昌國君欽召歸國安享爵位。兼輔國政。命纔傳出。早有太師郭隗出班奏道。樂毅之任。無人可代。一着人代。則全齊去矣。惠王因問道。樂毅之任。不過

一將之任。今熊虎滿朝。如何無人可伐。郭隗道。大王新立春秋方盛。不知求賢之苦。拜將之難。故輕出此言。先大王欲報齊仇。滿朝遴選。並無一人。故不得已。而高築黃金臺。以老臣爲死馬骨。招致天下賢豪。不知費了多少卑詞。行了許多屈禮。雖得了劇辛。鄒衍。屈景諸賢。止可少效一得之愚。並不敢當伐齊之大任。最後方得了樂毅。才同管晏。學類孫吳。先大王慚於志。方拜爲亞卿。授以國政。樂毅又訓練兵馬三十餘年。方一戰破齊。報仇雪恥。而有今日。今大王雄據七十餘城。以爲二城易下。轉欲代將。不知齊莒州又立新王。卽墨又易新將。正欲滅欲生之時。差之毫釐。失之千里。卽樂毅竭力經營。臣等尚憂其有失。騎劫何人敢代其將。一代將而全齊失矣。大王豈可輕舉。惠王尚未及答。騎劫早在丹墀下大聲爭辯道。郭太師莫太欺人。自古雲從龍。風從虎。凡生一聖君。必生一賢臣。爲之輔佐。伊尹相湯。固賢相也。未聞武王伐



紂尚求伊尹。太公與周誠異人也。未聞桓文稱霸。還倚太公。樂毅雖才。已爲燕先大王小試鉛刀之一割矣。今燕大王新立。龍飛虎嘯。自有風雲。豈可定倚樂毅爲長城。如燕必待樂毅纔興。則樂毅未生。燕何以聞數百年之基。倘樂毅今朝忽死。則燕不須立國矣。且騎劫堂堂一身。從未嘗敗辱於人。郭太師怎就知一代將則盡失。全齊不是騎劫誇口說。騎劫若掌兵權。視取二城。直如拾芥。我窺郭太師爲此言。不過黨

樂田演義

第十四回

九

於樂毅。故爲樂毅張揚聲價。使樂毅搯兵於外。立爲齊王。互相倚重耳。郭隗聽了歎息道。吾聞國家將興。必有禎祥。國家將亡。必有妖孽。騎劫妖孽也。又聞利口必覆邦家。騎劫利口也。老臣何敢與爭。只可惜先大王一片苦心。昌國君數十年辛苦。一旦墮敗於庸奴之手。爲痛心耳。惠王聽了不能決。因問衆臣道。二臣之言孰是孰非。鄒衍因出班奏道。二臣之言俱各據所知所見而陳。臣等安能先定其是非。但思

樂毅之才伐齊下齊是天下所知人人所信騎劫之才不獨天下不知不信人人不知不信卽臣亦不知不信卽大王亦不知不信也以人人不知不信之才欲以易人人所知所信之才何能服人大王還須慎之惠王遮飾不過因直說道寡人不是以騎劫爲才去代樂毅因見人紛紛傳說樂毅連和莒州卽墨欲自立爲王故寡人遣騎劫代之也鄒衍道樂毅若無自立之心騎劫代之是大王自棄樂毅也樂毅苟有心自立又連莒州與卽墨則儼然齊王矣騎劫又安能代之騎劫此一往不過逼走樂毅交還全齊斷送燕兵耳關係非小大王亦當慎之惠王聽了心甚不悅因而罷朝回到宮中又使人召騎劫道滿朝之臣皆不悅於汝却將奈何騎劫道郭隗一班皆倚着先朝老臣動不動卽以先大王壓服大王說此迂濶舊語豈知人心不古變故多端急急提防尚恐無及乃坐而待斃豈爲國之道臣蒙大王拔用何異先大王

樂田演義

第十四回

十

之用樂毅。樂毅既能平齊七十餘城，以報先大王。臣豈無能，就不能拔二城以報大王。臣今往代樂毅，若樂毅無他，臣代之還朝，聽大王區處。倘樂毅擅立爲王，不肯輕代，則臣覲便必手刃之，以彰大王之法。惠王道。汝既有此忠義之心，寡人決意遣往，也不必關會。廷臣因暗上的，叫人寫了勅書、詔書，命騎劫持節，連夜去了。正是：

庸君亦有耳，偏不聽忠言。

樂田演義 第十四回 士

一到奸讒語，如糖伴蜜甜。

到次日，郭隗一班老臣，聞知騎劫已奉旨暗亡，往代樂毅之將，皆歎息不已。道：可惜燕先王三十年之功，一旦盡墮於奸人之手。也有稱病不出的，也有隱遁而去的。燕惠王畧不放在心上。正是：

庸君亦有心，只護自家短。  
家國大興亡，茫亡全不管。

却說騎劫持了燕王之節，連日夜奔到臨淄，初還怕。

樂毅果立爲王。不利於已。驚亡恐亡。一路打聽。並不聞立王之說。心方放下。及到臨淄。見端然是元戎的營寨。便着人傳報燕使。臣有詔書到了。樂毅聞知。忙排香案。帶了一班文武將士。大開轅門。出來迎接。上了進去。拜畢。開讀。只見詔書道。前是

燕國惠王詔諭

昌國君樂上將軍。知寡人聞朝廷無不酬之大功。臣子無不息之勞苦。爾昌國君樂上將軍。自

先大王復國。卽安撫人民。訓練兵將。勞苦於國中者。幾三十年矣。及先大王報齊。又披堅執銳。親冒矢石。深入虎穴。勞苦於塞外者。又三年有餘矣。雖先大王薄有名位之封。而昌國君却無安享之實。今不幸先大王以棄。臣民安忍昌國君猶親鋒鏑。寡人嗣承新統。言念舊人。特命驍劫權代昌國君上將軍之任。統攝兵將。續完樂元帥下齊城之功。詔書到。自其速還朝。昌國君

暢咏東山以遂室家之樂寡人備陳魚水以盡君臣之歡特念君勞母辜朕意此詔

樂毅讀完詔書既知新王生心又慮三軍有變轉伏然稱謝道微臣勞苦乃戢分之所當然乃過蒙聖恩憐念感激不勝又勞將軍遠來蓋予後醜欣幸無盡因命設宴款待宴畢乃謂騎劫道將軍遠來幸暫憇三日容造册交代騎劫見樂毅欣然受命毫不推辭只得出就外營住下樂毅乃暗暗召范平與衆將商

樂田演義

第十四回

七

道子悔不聽范君之言早謝其事以明高蹈致有今日之辱可謂不幸也雖然予之前功既已成矣今燕齊成敗宛判於天子之後罪借此諉去又未爲不幸諸君不必爲我惋惜但不知爲今之計將安歸乎乞諸君教我衆將眞憤憤不乎道元帥爲燕伐齊不數月而下七十餘城其功五霸所未有功高如此勞苦如此天下誰不知之而燕新王轉若不知乃聽讒言竟以一使而代將軍之任輕易若此何足以服天下

之心實難以消士卒之氣元帥既專闔外之權未將  
等惟聽將軍之令何不原遵燕先王之前命而自立  
爲齊王撫有全齊以展英雄之志乃遑遑如窮人無  
所歸未將等實以爲恥乞元帥裁之范平道諸君所  
論乃強梁跋扈之所爲元帥所敦者忠孝所尚者禮  
義焉肯出此况新王自遂賢才已開亡兆且田單王  
孫賈奮忠激勵大有興機元帥借此全名未爲不美  
但還燕則自入牢籠萬萬不可樂毅聽了道范君之

樂田演義

第十四回

十四

言字字我心也若論保身自不還燕但不還燕則妻  
子宗族皆有燕何以相保范平道元師不還燕不獨  
保身正所以保妻子宗族也何也元師若還燕先制  
元師後及妻子後及宗族勢必然也元師若不還燕  
而適他國燕慮元師讐之應日夜惴惴雖加禮妻子  
優奉宗族猶恐不得元師之歡心安敢復生他念元  
師但請放心可無慮也樂毅聽了大喜道范君之言  
是也我本趙人宜歸於趙因寫表辭謝新王道

昌國君樂毅拜表復上

燕大王陛下。臣聞君加於臣。非賞則罰。臣效於君。非功則罪。臣蒙先大王拔之異國。位之本朝。授之以兵。而不疑。假之以權。而不制。故臣得以展布腹心。報齊讐。而削燕恥。以進膺昌國之寵。此固先大王之恩。亦臣之功。有以承其恩也。不幸先大王早棄。臣民微臣。尚淹甲冑。虛耗錢糧。控鈍兵甲。此微臣之罪也。應受大王之罰。乃大

王不卽加罰。而謹使代將。召臣歸國。以享位爵。此皆大王屈罰爲賞。以罪爲功之洪恩也。然臣緬思還朝。未免有愧。念臣趙人。旣蒙大王赦而不誅。則功罪可以兩忘。仍爲趙人足矣。勅印兵印。俱付代人。臣還趙矣。至於臣子。并宗人留事大王。以效犬馬。謹拜表以聞。

表寫完。隨將勅印冊籍。交付衆將。囑付還趙三日。方可交與代將。早恐其追也。遂悄悄竟回趙國而去。後

人有詩歎之道。

一戰平齊七十城。

黃金臺上鑄功名。

須臾局變將軍去。

鐘鼓軍中失壯聲。

樂毅悄悄還趙不題。却說騎劫次日欲見樂毅。眾將回以造冊忙不及相見。心下甚是疑惑。又見眾將東一攢。西一簇。紛紛議論。忽想道。莫非樂毅有甚詭計。只因這一想。有分教。疑生滿腹。鬼載一車。不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樂田演義

第十四回

六





